

書名 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撰者 漢 鄭玄 注，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經 禮 禮記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23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3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禮記註疏六十三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二

禮記註疏卷之一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禮記

○陸德明音義曰此記

疏

正義曰夫禮者經天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

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但干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雁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卽應有君臣事治國但年代縣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若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君之用五行為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註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遂

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諱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註疏卷第十一

終

禮記註疏卷第十二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

祭名其禮云

○禰音類造七

天子至乎禰

○正義

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

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於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畱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畱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註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皇帝謂至禮云○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註月令祈

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註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三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註云禱祈禮經類者於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註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義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穀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註

事謂征伐○與如字

考朝直遙反

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註將謂執以致命柷鼗

將謂執以致命柷鼗

皆所以節樂

○桃呂六反
音岳叢音桃

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

鉄鉞然後殺賜圭瓊然後爲鬯未賜圭瓊則資鬯于

天子言得其

人器乃敢爲其事圭瓊鬯也鬯稍酒也

鑄于反音行鉅音起三字
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敕亮反秬音巨黑黍也
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天子論諸侯朝天子天
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事謂征伐○正義曰
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
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
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
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

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將謂至節樂○正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鼗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桶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註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已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註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鉞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鉞鉞然後隣國臣弒

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鉄鉞崔氏云以不得鉄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註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勾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註云鼻勾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註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註云以大圭爲柄玉人註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鉄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鉄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隣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隣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註

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

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廟諸侯曰類宮

會尊卑

學異名辟明也廟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

所以班政教也

○辟音璧註同類音半

天子至類宮○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

諸侯立學及學明之事各依文解之○尚書至之制○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

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註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註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敎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辟明至敎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離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頫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頻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註云王離水之外圓如璧

註又云頫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註不同者此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又云思樂洋洋水薄采其芳皆論水之形狀故詩註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焉於所征之地

註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禡馬怕反又音百丁老子反受命于祖註告祖也受成于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註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爲國註本又作誅音信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殺同

爲之是也○受命至馘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
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
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
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
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
但前文類帝宜社禰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
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
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
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
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
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
師也○**釋**菜至獻馘○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
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
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
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釁
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
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
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

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
之事各依文解之○**禴**師至亦亡○正義曰按
禴奠云是類是禴師祭也故知禴爲師祭也謂之禴
者按肆師註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
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益蚩尤或曰黃帝鄭旣云祭
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禴爲祭地非師祭皆
稱類爾雅類旣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
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
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禴止
禴皇矣類禴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
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
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后歐陽說以
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
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
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
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註
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
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註云類者依其正禮而

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註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馘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頽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日蒐夏

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

○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
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

無事而不田

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註

不敬者簡祭祀略賓

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註

爲盡物也

○合如字徐音闇揜

音掩本又作掩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註

爲盡物也

○綏依註音綏徐音闇揜

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

○綏依註音綏徐音闇揜

耳佳反下註同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獮

註

佐車驅逆

祭獸然後田獮鳩化爲鷹然後設罿羅草木零落然

之車

○獮力輒反驅丘子反又丘遇反

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

之車

○獮力輒反驅丘子反又丘遇反

獮然後田獮鳩化爲鷹然後設罿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取物必順時候也

梁絕水取魚者羈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
得陰而藏○獮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羈音
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
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

未成物歟斷殺少長曰天○麌本又作麌音送同此
力管反胎吐來反歟天上帝反

芳臘反天子至覆巢○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
註同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
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
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一謂乾豆者謂乾
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豆云乾者謂作醢及鬻先乾
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立爲賓客中殺者也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按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脰而射之達於右膾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骭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註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註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按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罿罿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

爲傳之時去孔子旣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旣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旣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討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註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獮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獮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緯當至幣之○

正義曰綏字是系旁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在綏字故云綏當爲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鄭註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獮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犬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註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獮罷致禽旌禽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獮○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獮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獮謂冬獮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佐車驅逆之車註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

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按大司馬
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
後止春月火者鄭註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
司馬又云夏車弊註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
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
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卽引王制云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
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
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註云秋
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
徒弊註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獵祭至火
田○按月令正月獵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獵祭云
則十月中也是獵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
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
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罟
羅網又云獸長鷹天鳥翼彀卵註云謂季春時然則
正月雖獵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者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

走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
化爲鷹然後設罿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
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
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
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註云中
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罿羅者按說文云罿捕鳥網
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罿羅總是捕鳥之網○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黃
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
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
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陽木不在零落之
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
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註云今俗放火張羅從
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
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馬云季
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
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
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昆明也○正義曰

按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
麌至厥天不麌不卵據春時特甚不厥天之等亦然
故國語云獸長麌天鳥翼穀卵是春尤甚此註云重
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旣云獸長麌天天與
麌相連故鄭

云少長曰天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杪亡小反度支

用地

大小視年之豐耗

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

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呼報反

殺色戒反又

色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通三十

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量音亮率

音律又音類



本又作緯之蓄祭用數之仂

算今年一歲經用之

敕六反後皆同

祭用數之仂

算今年一歲經用之

數用其什一

○仂音勒又

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

稷爲越縲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越縲也縲輞

車索○縲音弗蹠力輞反

喪用三年之仂

喪大事

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

有餘曰浩

暴猶

耗也浩猶饑也

老反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常

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菜色食菜之

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日入

一反下

冢宰至以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畱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

通三至給爲○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畱一分三年又畱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

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門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

算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爲之防捐其數彼証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

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旣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卽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蹕之義故云越猶蹕也但未葬之前屬紳於輜以備火災今旣祭天地社稷須越蹕此紳而往祭所故云越紳云紳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繩其繩體則謂之紳若在

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註雜記云廟中曰縊在塗曰引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之禮六宗及山川之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縊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縊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縊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縊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祔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祔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註云新主旣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祔乃皆同於吉如

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至饑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饑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年次七百二十八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註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陽七謂旱七年又註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註云六百歲者以入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

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爻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年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尊者

舒卑者速春

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尊者

舒卑者速春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期居反

庶

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車

縣封當

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

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并

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爲于僞反註又爲同紼

音弗上時掌反下大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

奠祭之牲器

疏

天子至不祭○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

之數各依文解之○疏尊者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

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
一月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會
右氏云踰月爲義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
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
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
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
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
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
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
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
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
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縗
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旣哭問
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
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邵傳其容說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
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
侯無服天子爲諸侯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

成風薨王使榮叔歸舍且賜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旣舍且賜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于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公羊說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止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與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事○庶人之喪賤無碑縗窓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窓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旣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禮已充

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旣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註**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繩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縷今庶人無繩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繩下棺云既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云封爲聚土爲墳者

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旣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二之貳下貳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註**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

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王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

二穆而已

○祧他崩反
契息列反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

之廟而五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

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大祖

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

者亦然士一廟

註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

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

註

寢適寢也

○適丁歷反

天子至於

寢○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註此周至而已○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微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

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云祭法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門祧違經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

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禪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獎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宋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

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大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

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不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傳也契也○大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别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别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别子也云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别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别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别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此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别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别子始爵其後得立别子爲大祖若非

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註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旣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卽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於齊傳曰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旣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註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裹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祔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註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祔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祔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

廟之名。

○祔餘若反夏曰戶嫁反註夏曰祔夏祭日下云夏薦同祔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耳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五祀謂司

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雷力敬反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

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祔者皇氏云祔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祔者新菜可祔○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

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此蓋至之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祔而郊特性云春禘者鄭彼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祔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性已改禘爲禘故於祭義殷祭者按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爲殷制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祔而詩先言祔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韵句也于公諸盡至不啻也先玉謂后稷大王季也○○五祀至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

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寵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旣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國**視視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饋九牢饗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饋七牢饋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三子男饗饋五牢饋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三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註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令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謂所因之

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

是晉人祭河也

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鯀古本反能乃登

一本又作熊音雄

天子至後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照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旣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按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爲黃熊義或然也

天子牲祔祔祔祔祔祔

牲猶一也祔合也天子諸

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祔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祔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祔凡

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

夏祭曰祫以祫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

祖明年春祫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

一祫○植音特
祫音洽

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嘗嘗則不烝

烝則不祫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朝直
遙反

諸侯祫植

互明植祫文○互音戶
又戶故反

祫一植一祫

下天子也祫歲不祫嫁反

下戶嘗祫烝祫

○正義
祫

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惟植爲時祭之祫故云植祫夏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祫祫嘗祫烝○

○天子至一祫

○正義曰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宗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爲常者按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祫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祫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祫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位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祫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祫百王通義鄭又註此云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祫祫志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

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於是新君卽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祫於羣廟者以僖公入年祫於大廟宣公入年辛巳有事於大廟有事祫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祫旣五年一祫則後祫去前祫五年也前祫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祫於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祫于莊公昭十五年祫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祫于襄公祫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祫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祫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祫僖六年祫僖八年祫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祫皆祫在祫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祫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祫之前故祫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祫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旣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卽祫比月而爲大祭又

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祫祫志云魯莊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祫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旣祫又卽以五月祫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祫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大廟明年祫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祫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逆祀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祫三年祫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六年祫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故十五年春乃祫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祫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祫此鄭論魯之祫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襄公也

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國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年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二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年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閏公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閏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畢祫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祫於其廟之文三年之喪則旣賴其練祥皆行是也此去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祫於羣廟按玄鳥箋云三年旣安之故鬯人云廟用修註云謂始祫時左氏說祫謂祫既期之後然則祫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喪特祫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祫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

晁皆以祫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祫于莊公祫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祫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明祫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註爾雅云皆以祫爲五年一大祭若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祫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祫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昭北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侯至不祔。○祔則不祔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祔。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祔故云祔則不祔也。○祔則不嘗也。○嘗則不然。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祔。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祔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祔得祭者爲始故也。○虞夏至時祭。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祔而註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祔也。○諸侯至烝祔。○諸侯降於天子故祔在植上也。此見先時祭故祔在植上。○祔一植一祔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祔之時不爲祔祭惟植一祔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祔而云祔。一者祔在一前與祔在植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祔烝祔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

爲大祭之祔故云嘗祔烝祔鄭旣云諸侯祔歲不祔是諸侯當祔之歲法不重祔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祔則不祔若祔則不祔故違鄭註其義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大

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人一反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稻音盜力管反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握謂長不出膚

○繭字
又作璽

公典反握烏角反長竹丈反膚於乎反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故謂祭

饗 天子至食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有田者既祭至祭韭○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歛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註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

註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旣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旣薦以仲月而服虔註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太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旣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於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

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註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閭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胥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幽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非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新物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註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故謂祭饗○正義曰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三物謂大

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王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實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用牲

見反

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

○燕伊

有司徹

是以至爲羞○正義曰按

羞房中之羞註馳食祿食內則云祿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祿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

殷時。○藉在亦反稅式

市廛而不稅。○廛直連反

關譏而不征。○譏居宜反

市廛市物邸舍

贊反借子夜反

市廛而不稅。○廛直連反

關譏而不征。○譏居宜反

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

註下皆同札則八反又音截

林麓川澤以

時入而不禁。○麓山足也

音鹿

夫圭田無征。○夫猶

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

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

什一。○圭

圭

稅

古者至無征。○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

音珪

圭

稅

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

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若非周法故

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

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

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

藉之言借也惟借入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

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

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

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

而不征者征稅也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

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

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

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猶祭

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

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
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
周則兼通士稅之故註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
地稅什一○**金**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
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
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
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
按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
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
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
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
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
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
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
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云
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七
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
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
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
者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
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註云
廛里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
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
入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
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

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二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卽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卿遂及公邑若采地卽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郊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大夫之田而稅一卽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

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輅小輅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家爲井八家其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寵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旣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註引孟子野九夫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一夫受一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周禮至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一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周禮至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須譏禁禁謂防遏爲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麓山足也○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

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足也按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鐘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

○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卽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正義註治宮室城郭道渠

正義曰此一經

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正義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

請求也

○正義曰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

司空執度度地

○正義註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

度上如字下

反量也

○正義註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正義註觀寒煖燥溼

沮謂菜沛

○正義註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袁

反下文同菜音來何胤云草所生曰菜庾

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胤云水所生曰沛

量地遠近

○正義註制邑

井之處

○正義註處昌

興事任力

○正義註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任

而鳩反
築音竹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正義註寬其力

○正義註

司空至之食○正義曰此

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

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

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

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

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暖○**觀寒至**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亂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謂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制**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達邑井卽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事**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註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註云寬其力老給壯者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俗○燥素廣谷大川異制

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

老反

齊○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謂其性情緩急○齊才細反

剛柔輕重遲速異

緩戶管反

五味異和○謂香

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器械異制

謂作務之用

同臭尺救反

○械戶戒反何休註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註犬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註云器械之

總名

衣服異宜○謂旃裘與絺綌

音求絺初宜反綿去逆反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教謂禮義

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南方曰蠻雕題文趾有不火食者矣註離文謂刻其

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僻不

火食地氣煖不爲病

○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
同彫刻鏤也題大今反趾音止

刻音克肌音几涅乃結反

相鄉許亮反僻昌戀反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

○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

中國夷蠻戎狄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其事雖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

東方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註皆俗間之

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嗜

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鞮于兮反

註

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

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廁之間

註

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

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燠燥溼者材謂氣性材

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

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

使居暑卽其義也○

註

性情緩急○正義曰性謂稟

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

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

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

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

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

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註云

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註惟云

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剛輕速總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臯陶行有九德是也。○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鑄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修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修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註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註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北方曰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離題交趾者離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惟雕刻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

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也。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心。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鞮者。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厭

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蒲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室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俗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三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軻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曰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𦵹**彫文至爲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註云僻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僻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𦵹**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

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卽寄者寄村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

得猶足也

○度大洛反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

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立

小學大學

○咸行織反樂

𦵹

凡居至興學○正義曰

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

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知萬物而無不爲。事雖貴賤，物雖粗精，其理未嘗遠也。故學問有本末，論衡有輕重，考據有精粗，考索有深淺，其學術未嘗不一也。○余嘗謂通言者，當以食指掌爲基，然後可以舉一端，擇微細，與鉅細，本末入學，皆當兼有焉。○是故通言者，非但直道曰

超然獨立其上者也。

○野鶴賦也。○夷大谷賦也。○通言

凡所取量皆之虛明裏，苟以枯冥尚可取焉，則亦

鑑古音於韓少川譯，與映暉昧承姑號爲映也。云今冀時有言外譯者，今日之言必首錄於古後東方之言，象形聲以南之言是於其事體者也。○人各殊其當大事之別廢而言譯之，相答者皆以

